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

列傳

宋八

張昭

竇儀 儼 偁

呂餘慶

劉熙古 蒙正 蒙叟

石熙載 中立

李穆 肅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自言漢常山

王耳之後世居濮州范縣

東都事畧作河間人

祖楚平壽張令楚

平生直即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竄起道路榛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濱青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再以書幣招直置賓職師範降梁直脫難北歸以周易春秋教授時號逍遙先生昭始十歲能誦古樂府詠史詩百餘篇未冠徧讀九經盡通其義處儕類中緩步閱視以為馬鄭不已若也後至贊皇過程生者專史學以

為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若極談王霸經緯治  
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榷乃授昭荀紀  
國志等後又盡得十三史五七年間能馳騁上下數千  
百年事又注十代興亡論躬耕負米以養親後唐莊宗  
入魏河朔游士多自効軍門昭因至魏携文數十軸謁  
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  
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同光初奏授真秩加監察御  
史裏行憲為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

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為自安之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覲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時有害昭者昭曰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衆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為榜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為北京留守推官加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官天成三年改

安義軍節度掌書記時以武皇莊宗實錄未修詔鎮國  
節度盧質西川節度副使何瓚祕書監韓彥輝繼錄事  
迹瓚上言昭有史材嘗私撰同光實錄十二卷又聞其  
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皇制誥詔九十餘篇請  
以昭所撰送史館拜昭為左補闕史館修撰委之撰錄  
昭以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為紀年錄二十  
卷又撰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遷都官員外郎時皇子  
競尚奢侈昭請諸皇子各置師傅講論道德使博識安

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四年上武皇以來功臣列傳三

十卷

按五代會要應順元年閏正月平章事監國修史李愚與修撰判館事張昭遠等進新修後唐功臣

列傳三十卷

以本官知制誥明宗好畋獵昭上疏諫嘉納之

長興二年丁內艱昭性至孝居喪哀毀服除改職方員

外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上言乞復本朝故事置觀察

使察民疾苦御史彈事諫官月給諫紙並從之又奏請

勸農耕及置常平倉等數事明宗方務聽納昭復上疏

言委任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簡興師

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  
愚嬖寵審於姦佞推是八審以決萬幾庶可以臻至治  
明宗稱善清泰中改駕部郎中知制誥撰皇后冊文遷

中書舍人二年召判史館兼點閱三館書籍校正添補

預修明宗實錄以獻

按五代會要清泰三年二月門下  
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姚顛上明

宗實錄三十卷同修撰官中書  
舍人張昭遠等各頒費有差

三年遷禮部侍郎改御

史中丞晉天福二年改戶部侍郎宰相桑維翰薦翰林  
學士內署故事以先後入為次不繫官序特詔昭立位

次承旨崔悅晉祖常幸內署與昭語及并魏舊事甚重之直以昭故授著作佐郎致仕至是卒歸西洛賻賜加等五年服闋召為戶部侍郎以唐史未成詔與呂琦崔悅等續成之別置史館命昭兼判院事昭又撰唐朝君臣正論上之改兵部侍郎八年遷吏部判東銓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開運二年唐書成加金紫階進爵邑三年拜尚書右丞判流內銓權知貢舉漢初復為吏部侍郎時追尊六廟定謚號樂章武曲命昭權判太常卿事月

餘即真乾祐二年加檢校禮部尚書隱帝昵比羣小昭  
上言請聽政之暇數召儒臣講論經義周廣順初拜戶  
部尚書子秉陽為翟陽主簿抵罪昭自以失教奉表引  
咎左遷太子賓客歲餘復舊官嘗奏請興制舉設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治達於  
教化三科職官士流黃衣草澤並許應詔諸州依貢舉  
體式量試策論三道共以三千字以上為准考其文理  
俱優解送尚書吏部其登朝之官亦聽自舉從之顯德

元年遷兵部尚書世宗以昭舊德甚重焉嘗詔撰制旨  
兵法十卷又撰周祖實錄三十卷及梁郢王均帝後唐  
閔帝廢帝漢隱帝五朝實錄梁二主年祀寢遠事皆遺

失遂不克修餘三帝實錄皆藏史閣

按五代會要周顯  
德三年十二月勅

太祖實錄并梁均帝唐清泰二主實錄宜差兵部尚書  
張昭修其同修撰官委張昭定名奏請至四年正月兵  
部尚書張昭奏奉勅編修太祖實錄及梁唐二主實  
錄今請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溫叟同編修伏緣  
漢隱帝君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漢隱帝朝內  
請先修隱帝實錄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  
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卽例書為元克友珪其末主  
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又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

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為前廢帝清泰主為後廢帝其書並為寶錄從之五年六月兵部尚書張昭等

修太祖實錄三十卷上之

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

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用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為鑒戒世宗善之詔令詳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及問六聖所出并議三禮圖祭玉文鼎釜等昭援引經據時

稱其該博恭帝立封舒國公太祖即位拜吏部尚書乾  
德元年郊祀昭為鹵簿使奏復宮闕廟門郊壇夜警晨  
嚴之制禮畢進封鄭國公與翰林承旨陶穀同掌選穀  
嘗誣奏事引昭為證昭免冠抗論太祖不說遂三拜章  
告老以本官致仕改封陳國公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九  
昭博通學術書無不覽兼善天文風角太一卜相兵法  
釋老之說藏書數萬卷尤好纂述自唐晉至宋專筆削  
典章之任嶺南平擒劉鋹將獻俘莫能知其禮時昭已

致政太祖遣近臣就其家問之昭方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子秉圖進士及第秉謙至尚書郎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禹鈞唐天祐末起家幽州掾歷沂鄆安同鄭華宋澶州支使判官周初為戶部郎中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致仕儀十五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侍衛軍帥景延廣領夔州節度表為記室延廣後歷滑陝孟鄆四鎮儀並為從事開運中楊光遠以青州叛時契丹

南侵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光遠與儒遣人引契丹輕騎於馬家渡渡河時延廣掌衛兵顏衍知州事即遣儀入奏儀謂執政曰昨與衍論事勢有所預慮所以乘驛晝夜不息而來國家若不以良將重兵控博州渡必恐儒引契丹踰東岸與光遠兵合則河南危矣俄而儒果導契丹渡河增置壘柵出帝軍河上即遣李守貞等率兵萬人水陸並進守汶陽據要害契丹果大至擊走之漢初召為左補闕禮部員外郎周廣順初改倉部員外



容請俟他日景即拜命於庭太祖建隆元年遷工部尚書罷學士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為三十卷會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殿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並罷越三日始命趙普平章事制書既下太祖問翰林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署承旨陶穀時任

尚書乃建議相位不可以久虛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  
長可以署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

平章事即宰相之任太祖曰儀言是也

按趙普拜相以  
太宗署敕是時

陶穀引唐甘露之變故事對為實儀  
所非太祖由是輕穀重儀儀遂大用

即命太宗署敕賜

之俄加禮部尚書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合為表  
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為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  
為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議是之四年知貢舉  
是冬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

儼侃僂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  
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搢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為  
竇氏五龍初周祖平兗州議將盡誅脅從者儀白馮道  
范質同請於周祖皆得全活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  
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  
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  
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  
欲相之趙普忌儀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

太祖閔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蓋惜其未  
大用也侃漢乾祐初及第至起居郎僖周廣順初及第  
至左補闕子謹謁誥俱登進士第謹至都官員外郎謁  
至祕書丞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  
從事府罷授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為天平軍掌書記以  
母憂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疏  
請禁止從之仕漢為史館修撰周廣順初遷右補闕與

賈緯王仲同修晉高祖出帝漢祖三朝實錄改主客員  
外郎知制誥時儀自閣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居  
兩制時人榮之俄加金部郎中拜中書舍人顯德元年  
加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父憂去職服闋復舊官時世宗  
方切於治道儼上疏曰歷代致理六綱為首一曰明禮  
二曰崇樂三曰熙政四曰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武陳  
禮樂刑政勸農經武之言世宗多見聽納南征還詔儼  
考正雅樂俄權知貢舉拜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儼校鐘

磬筦箏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為宮之法迄今遵用會詔中外臣僚有所聞見並許上章論議儼疏奏數事不報太祖即位就轉禮部侍郎代儀知貢舉當是時祀事樂章宗廟諡號多儼撰定議者服其該博車駕征澤潞以疾不從卒年四十二儼性夷曠好賢樂善優游策府凡十餘年於儀尤為才俊對景覽古皆形諷詠更迭倡和至三百篇多以道義相敦厲並著集顯德中奉使荆南荆南自唐季以來高氏據有其地雖

名藩臣車服多僭侈踰制以至司賓賤隸候館小胥皆盛服影纓與王人亢禮儼諷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後宣達君命尤善推步逆知吉凶盧多遜揚徽之同任諫官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家兄弟五人皆登進士第可謂盛矣然無及相輔者惟偁稍近之亦不久居其位卒如其言儼有子早卒以姪說為嗣偁字日章漢乾祐二年舉進士周廣順初補單州軍事

判官遷秘書郎出為絳州防禦判官太祖即位歷武寧

軍掌書記西京留守判官天雄歸德軍節度判官開寶

六年拜右補闕知宋州太宗領開封府尹選侂判官時

賈琰為推官

按東都事畧載侂琰在太宗帶府其官名與宋史同宋名臣言行錄載賈侂為晉府

記室賈琰為判官與史互異

侂不樂其為人太宗嘗宴諸王侂琰與

會琰言矯誕侂叱之曰巧言令色心獨不愧乎坐上愕

然因罷會太宗白太祖出侂為彰義軍節度判官太平

興國五年車駕幸大名府召至行在所拜比部郎中時

議北征偁請休兵牧馬以徐圖之上從其言歸以偁為  
樞密直學士六年遷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參知政事

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

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瑑朕旌直臣爾是冬卒按宋史未  
傳作是秋

卒考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七年冬十月  
己卯左諫議大夫竇偁卒今據改正年五十八贈工

部尚書初偁在涇州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方幼偁見之

曰此兒必遠到以女妻之後為宰相三公太祖嘗謂宰

相曰近朝卿士竇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

調語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爾倘有操尚可嘉也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本名胤犯太祖偏諱因以字行父

琦晉兵部侍郎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  
遷戶曹掾出帝弟重睿領忠武軍節度以餘慶為推官  
任漢歷周遷濮州錄事參軍太祖領同州節度聞餘慶  
有才奏為從事世宗問曰得非嘗為濮州糾曹者乎即  
以為定國軍掌書記世宗嘗鎮澶淵濮為屬郡故知其  
為人也太祖歷滑許宋三鎮餘慶並為賓佐及即位召

拜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清泰中琦亦居是職官秩皆  
同時人榮之未幾知開封府太祖征潞及揚並領上都  
副留守建隆三年遷戶部侍郎荆湖平出知潭州改襄  
州遷兵部侍郎知江陵府召還以本官參知政事蜀平  
命知成都府時盜賊四起軍士恃功驕恣大將王全斌  
等不能戢下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  
刃奪賈人物餘慶立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用安堵  
就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劔南荆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

陸發運等使開寶六年與宰相更知政事卽旋以疾上表求解機務拜尚書左丞九年卒年五十贈鎮南節度餘慶重厚簡易自太祖繼領藩鎮餘慶為元僚及受禪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不為意未幾處耘黜守淄州餘慶自江陵還太祖委曲問處耘事餘慶以理辨釋帝以為實遂命參知政事會趙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獨辨明之太祖意稍解時稱其長者至道中以弟端為宰相特詔贈侍中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  
春秋子史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舉時翰林學士和凝掌  
貢舉熙古獻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三篇疑甚加賞召與  
進士試擢第清泰中金州防禦使孫鐸表熙古為從事  
晉天福初鐸移汝州又辟以隨熙古善騎射一日有鴉  
集戟門槐樹高八尺熙古引弓一發貫鴉于樹鐸喜令  
勿拔矢以旌其能後二歲鐸卒調補下邑令俄為三司  
戶部出使巡官領永興渭橋華州諸倉制置發運仕漢

為盧氏令周廣順中改亳州防禦推官歷澶州支使秦鳳平以為秦州觀察判官太祖領宋州為節度判官即位召為左諫議大夫知青州乾德初遷刑部侍郎知鳳翔府未幾移秦州州境所接多寇患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為質邊鄙以寧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六年就拜端明殿學士開寶五年詔以本官參知政事歲餘以足疾求解拜戶部尚書致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兼通陰陽象緯之術性淳謹

雖顯貴不改寒素歷官十八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  
子蒙正蒙叟

蒙正字頤正善騎射乾德中以蔭補殿直遷供奉官王  
師征江南盧絳以舟師援潤州蒙正分精甲百人與絳  
戰矢中左脅戰愈力及下潤州獲知州劉澄監軍崔亮  
部送闕下太平興國四年轉內藏庫副使進崇義使自  
創內藏庫即詔蒙正典領凡二十餘年真宗初改如京  
使出知滄冀磁三州戎人犯境蒙正調丁男乘城固守

有勞以擅乘驛馬責授亳州團練副使咸平四年卒年

七十二

蒙叟字道民乾德中進士甲科歷兵宿二州推官以所知論薦授太子中允知乾興拜監察御史徙知濟州歷知廬濠滁汝四州遷都官咸平中以本官直史館車駕北巡令知中宮名表獻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宗廟時雖未遑後卒從之改職方郎中景德中以足病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年七十三蒙叟好學善

屬辭子宗儒太子中書宗弼宗誨並進士及第

石熙載字凝績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進士登第疏俊  
有量居家嚴謹有禮法太祖即位太宗以殿前都虞候  
領泰寧軍節制辟為掌書記及尹京邑表為開封府推  
官授右拾遺遷左補闕以讒出為忠武崇義二軍掌書  
記太宗即位復以左補闕召同知貢舉時梅山洞蠻屢  
為寇以熙載知潭州召還擢為兵部員外郎太平興國  
四年領樞密直學士未幾簽書樞密院事

按領樞密二  
句宋史載在

擢為兵部員外郎下考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四年正月置簽書樞密院事以石熙載為之宰輔表同今據

改親征河東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從行還遷刑部侍

郎六年

按宋史本傳作五年考太宗本紀宰輔表俱作六年今據改

拜戶部尚書樞

密使

按宋宰輔編年錄云用文正官充樞密使自熙載始

以病足在告寢疾久之

未愈八年上表求解職詔加慰撫授尚書右僕射九年

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元懿帝深悲嘆累日且謂其事

君之心純正無他適當委用而奄忽至此深為可惜國

朝大臣謝事而卒車駕臨視者惟熙載馬咸平二年與

薛居正配饗太宗廟庭熙載性忠實遇事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即推薦之時論稱其長者從弟熙古幼弟熙正皆登進士第熙載撫之如一子中立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而孤性疏曠好諧謔初補西頭供奉官後五年改光祿寺丞家財悉推與諸父無所受擢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善校讐秘書凡更中立者人皆傳之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承旨兼龍圖閣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災異數見

諫官韓琦言中立在位喜譏笑非大臣體與王隨陳堯佐韓億皆罷以戶部侍郎為資政殿學士進大學士遷吏部侍郎提舉祥源觀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年

七十八

據東都事畧增

贈太子太傅諡文定中立練習臺閣故

事不及汲近名喜賓客客至必與飲酒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白金三百兩

既死其家至不能辦喪子居簡從簡

按宋史本傳止載子居簡一人據隆

平集增

居簡至太子中允集賢校理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陝西大都督府司馬穆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酸棗王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子所得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為廊廟器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周顯德初以進士為郢汝二州從事遷右拾遺大祖即位以殿中侍御史選為洋州通判既至剖決滯訟無留獄焉移陝州通判有司調郡租輸河南穆以本鎮軍食闕不即應命坐免又坐

舉官削前資時弟肅為博州從事穆將母就肅居雖貧甚兄弟相與講學意泊如也開寶五年以太子中允召明年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令尚華靡穆獨用雅正悉矯其弊穆與盧多遜為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預對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誠如是吾當用之時將有事江南已部分諸將而未有發兵之端乃先召李煜入朝以穆為使穆至諭旨煜辭以疾且言事大朝

以望全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王自處之  
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雄厚恐不易當其鋒宜熟思之  
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狀帝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  
其言誠實太平興國初轉左補闕三年加史館修撰判  
館事四年從征太原還拜中書舍人預修太祖實錄七  
年以與盧多遜款狎又為秦王廷美草朝辭笏記為言  
者所劾責授司封員外郎八年與宋白等同知貢舉及  
侍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帝憫其顏貌癯瘁即日復拜

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召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剖判精敏猾姦無所貸假由是豪右屏迹權貴無敢干  
以私帝益知其才擢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月餘丁  
母憂未幾起復本官穆三上表乞終制詔彊起之穆益  
哀毀盡禮九年晨起將朝風眩暴卒年五十七穆自責  
授員外郎復中書舍人入翰林參知政事以至于卒不  
及周歲帝聞其死哭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  
遽茲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

穆性至孝母嘗臥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  
意後穆坐秦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給祖母以穆奉詔鞠  
獄臺中及責授為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母終弗之知  
及居喪思慕以至滅性穆善篆隸文工畫常晦其事賢  
厚忠恪謹言慎行純至無矯飾善談名理接引後進多  
所薦達尤寬厚家人未嘗見喜愠所著文章隨即毀之  
惟簡以父任將作監丞大中祥符七年特拜太子中允  
致仕後加太常丞多才藝性沖澹不樂仕進去官家居

三十餘年人多稱之弟肅字季雍七歲讀書知大義舉進士登甲科歷濮博二州從事遷保靜軍節度推官詔方下一夕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

五十五

中書臣  
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

列傳

宋九

薛居正惟吉 沈倫繼崇

盧多遜

宋琪宋雄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周太祖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為遣愁文以自解

寓意侗儻識者以為有公輔之量踰年登第晉天福中華帥劉遂凝辟為從事遂凝兄遂清領邦計奏署鹽鐵

判官

東都事畧  
作鹽巡官

開運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領鹽鐵

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寺直遷右拾遺桑維翰為開封府

尹奏署判官漢乾祐初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

殘忍自恣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

死獄將決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吏與民有私憾因

誣之逮吏鞠之具伏抵法弘肇無以屈周廣順初遷比

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知制誥從征兗州加都官郎  
中累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使滄州定  
民租以材幹聞於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太祖即位  
遷戶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並留司三司俄  
出知許州建隆三年入為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  
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為盜監軍  
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  
其事因率衆翦滅羣寇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

以全活乾德初加兵部侍郎車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  
餽運時河南府饑逃亡者四萬家命居正馳傳招集決

旬間民盡復業以本官參知政事

按太祖乾德二年初  
置參知政事為宰相

副貳薛居正呂  
餘慶始任斯職

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淮南湖

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下侍郎

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太

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進位

司空卒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性任寬簡

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參政至為相凡十八年  
恩遇始終不替先是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為君者鮮  
克正己為臣者多無遠畧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代而  
身陷不義子孫罹殃蓋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吾觀唐太  
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為  
之使人無異詞又觀古今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  
厚福者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並為相盧多遜  
參知政事九年多遜亦為平章事及居正卒沈倫責授

多遜南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符太祖之言平居好讀書為文落筆不能自休子惟吉集為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惠集咸平二年詔配饗太祖廟庭

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子故養惟吉愛之甚篤少有勇力與京師少年追逐角抵蹴鞠縱酒不謹嘗與伶人游居正不能知蔭補右千牛衛備身歷太子通奉舍人改西頭供奉太宗即位三相子皆越次拔擢沈倫盧多遜子並為尚書郎惟吉以不習文故為

右千牛衛大將軍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  
所帝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惟吉伏喪側竊聞帝語  
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所與游者居喪有禮  
既而多接賢士大夫頗涉獵書史時論翕然稱之帝知  
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揚州上表自陳遷左千牛衛大將  
軍俄詔知河南府又知鳳翔府淳化五年與秦州溫仲  
舒對易其任未幾遷左領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移知  
延州未行卒年四十二

沈倫字順儀開封太康人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同止名倫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漢乾祐中白文珂鎮陝倫往依之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咎居潤與倫厚善薦於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署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及即位自宋州觀察推官召為戶部郎中奉使吳越歸奏便宜十數事皆從之道出揚泗屬歲飢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儻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

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  
軍儲振饑民若存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  
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  
當決於宸衷太祖即命發廩貸民建隆三年遷給事中  
明年為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用為隨軍水陸轉運使  
先是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  
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為獻者倫皆拒  
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

斌等以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  
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先是倫第庫陋處之晏如時權要  
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啟於  
帝前倫亦嘗為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  
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為治  
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帝亦不違其  
志開寶二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舉荆南劔南水陸發運事雩祀

西洛以倫留守東京兼大內都部署俄召赴行在令預  
大禮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親  
征太原復以倫為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五  
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為監修以獻  
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疾作自是多請告廬多遜  
事將發倫已上表求致仕明年多遜敗以倫與之同列  
不能覺察詔加切責降授工部尚書其子都官員外郎  
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時倫病不能

興上表謝未幾倫再奏章乞骸骨復授左僕射致仕帝以倫國初舊臣遽復繼宗官以慰其心雍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繼宗上言曰臣父始從寇歲即事儒業叨遇明時陟於相位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速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祇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其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至於集賢國史皆宰相兼

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望如故從之  
繼宗字世卿倫為樞密副使以蔭補西頭供奉官倫作  
相授水部員外郎累轉屯田郎中出知單州代歸命使  
京東計度財賦濮州土貢銀課民織造不折省稅鄆州  
節度配屬縣納藥物皆為民病繼宗歸歷言於帝以除  
其弊至道末領淮南轉運使致仕後扈從東封復授職  
方郎中歷遷至判三司三勾院大中祥符五年卒年五  
十五子惟溫惟清惟恭並為將作監主簿惟溫後至秘

書丞惟清娶密王女宜都縣主至內殿承制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曾祖得一祖貞啟皆為邑宰父億  
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  
復試進士為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遷著作佐郎  
出為鄆州觀察支使節帥杜重威驕蹇黷貨幕府賄賂  
公行唯億清介自持會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  
守西洛又表為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  
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為三十七

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漢初以魏王承訓為開封尹授億水部員外郎克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關者不敢執反擒平民益柔送侍衛司柔自誣伏論當棄市億察其寃言於漢祖而釋之周初為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矣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以昔漢

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為二卷附編敕自為大周  
續編敕詔行之太祖即位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  
遜知制誥即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多遜  
周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秘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  
賢殿修撰太祖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  
郎權知貢舉加兵部郎中史館修撰開寶二年車駕征  
太原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權知鎮州師還直學  
士院四年命為翰林學士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

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

按宋史宰

輔表開寶六年九月己巳盧多遜自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本傳不載其為兵部員外

郎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

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太平興國初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多遜博

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畧發多奇中

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己知所取

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先是

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阼普入為少保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想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慚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幸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

自愬之事帝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即留承  
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為相多遜亦不自安普屢諷多遜  
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  
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詔數其罪責授守兵  
部尚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  
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  
獄具召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  
四人議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詔令

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削奪追  
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  
在量移之限暮周已上親屬並配隸邊遠州郡部曲奴

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

按宋名臣言行錄載實儀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

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聞國元勳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  
詣朱崖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多遜至海外

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于流所年五十二  
詔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荆南端拱初錄其子雍

為公安主簿還其懷州籍沒先塋雍卒諸弟皆特敕除  
州縣官初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  
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  
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識咸平五年  
又錄雍弟寬為襄州司士參軍寬弟察中景德進士察  
奉多遜喪歸葬襄陽

宋琪字倣寶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燕地以奉契丹  
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

六年也幽帥趙延壽辟琪為從事會契丹內侵隨延壽  
至京師延壽子贊領河中節度漢初改授晉昌軍府署  
琪為記室周廣順中贊罷鎮補觀城令世宗征淮南贊  
自右龍武統軍為排陣使復辟琪從征及金陵歸款以  
贊鎮廬州表為觀察判官部有冤獄琪辨之免死者三  
人特加朝散大夫太祖即位連移壽陽延安二鎮皆表  
琪為從事乾德四年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為  
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

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龍州移閩州開寶九年為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遷太常丞出知太通監五年召歸將加擢用為廬多遜所阻改都官郎中

東都事畧作都官員外郎

出知廣州

將行復以蕃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七年與三司使王仁瞻廷辨事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事

京府置通判自琪始

按東都事畧云京府通判惟琪而已自是不復置也與宋史本傳異

八年擢拜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是秋帝將以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國政以其先入乃遷琪為刑部尚書十月趙普出鎮南陽琪遂與昉同

拜平章

按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壬子朔以參知政事宋琪李昉同平章事

自員

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為相帝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當

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

卿等慎之九年九月帝幸景龍門外觀水磴因謂侍臣

曰此水出於山源清冷甘美凡近河水皆甘豈非餘潤

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因地脈潛通而然亦猶人之善

惡以染習而成也雍熙元年十二月

按宋史本傳云其年冬郊祀禮畢考

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改元雍熙其加昭文館大學士是十二月事不應蒙上作其年今改

加門下

侍郎昭文館大學士會詔廣宮城宣徽使柴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覽奏不悅禹錫陰結琪

欲因白請盧多遜舊第帝益鄙之

按宋宰相編年錄載太宗謂宰相李昉等

曰朕欲展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中上言願易闌閣中官邸朕極不樂自此朕薄其為人乃潛與宋琪相結為琪請流人盧多遜舊第朕命即賜之多遜犯罪先是籍沒為宰相復請居之不避惡名豈大臣之體乎

簡州軍事推官王澣引對帝嘉其爲爽面授朝官翼日  
琪奏澣經學出身一任幕職例除七寺丞帝曰吾已許  
之矣可與東宮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牒進入帝批  
曰可右贊善大夫琪免從命帝滋不悅初帝令琪娶  
馬仁瑀寡妻高繼冲之女厚加賜以助采廣南轉運王  
延範高氏之親也知廣州徐休復密奏其不軌且言其  
依附大臣帝因琪與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  
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禹錫旁奏與琪同帝意琪交

通不欲暴其狀因以其素好詆諧無大臣體罷守本官

按宋史宰相表雍熙二年十二月丙辰宋琪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本官免禹錫授左驍衛

大將軍端拱初帝親耕藉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

年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邊事琪本燕人究知蕃部兵

馬山川形勢俄又陳十策頗採用之淳化二年詔百官

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雍之議五年李繼遷寇靈武

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以

討之西川賊帥李順攻劫州縣以昭宣使王繼恩為劍

南西川招安使琪又上書言邊事帝密寫其奏令繼隆  
擇利而行至道元年大宴於含光殿帝問琪年對曰七  
十有九帝因慰撫久之二年拜右僕射又以其衰老詔  
許五日一朝是年卒贈司空謚惠安子貽序為右贊善  
大夫貽庠為大理評事貽廣童子出身琪素有文學頗  
諳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位  
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貽序嘗  
預修冊府元龜筆札道勁坐事左遷復州副使為殿中

丞卒

宋雄者亦幽州人初與琪齊名燕薊間謂二宋雄仕契丹為應州從事雍熙三年王師北伐雄與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授正本州觀察使以雄為鴻臚少卿同知州事改光祿少卿歷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賴之改太子詹事復為光祿少卿遷將作監所在職務修舉公私倚任焉雄涉獵文史善談論有氣節士流推

許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六子可久為太常寺奉禮郎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

列傳

宋十

李昉

宗訥  
昭述

宗諤  
昭邁

呂蒙正

張齊賢 宗誨

賈黃中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

學士

東都事畧作  
集賢院學士

無子以昉為後蔭補齊郎選授太子

校書漢朝祐舉進士為秘書郎宰相馮道引之與呂端同直弘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為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為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袞竇儼趙逢及昉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師還擢為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陶穀出使內署書詔填委乃命為屯田

郎中翰林學士太祖即位加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為  
給事中四年平湖湘受詔祀南嶽就命知衡州踰年代  
歸陶穀誣奏昉為所親求京畿令帝怒召吏部尚書張  
昭面質其事昭老儒氣直免冠帝前抗聲云穀罔帝帝  
疑之不釋出昉為彰武軍行軍司馬居延州為生業以  
老三歲當內徙昉不願宰相薦其可大用開寶二年召

還復拜中書舍人未幾直學士院

按宋名臣言行錄載昉在周朝知開封府

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  
道州司馬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

當徒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  
五辭既至帝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  
之心事陛下帝大喜曰宰相  
不諫薦人與宋史本傳異 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

舉預宴大明殿帝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  
遜學士昉直殿爾即令直拜學士令居多遜上昉之知  
貢舉也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既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  
太常少卿俄判國子監明年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判吏部銓時趙普為多遜所構數以其短聞於帝帝詢  
於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為非臣所知普尋出鎮

多遜遂參知政事太宗即位加昉戶部侍郎受詔與扈  
蒙李穆郭贇宋白同修太祖實錄從攻太原車駕次常  
山常山即昉之故里因賜羊酒俾召公侯相與宴飲盡  
歡里中父老及嘗與遊從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為  
榮師還拜工部尚書兼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  
士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其能繼之者宿舊無踰於  
昉遂命參知政事普出鎮昉與琪俱拜平章事加監修  
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也雍熙

元年郊祀命昉與琪並為左右僕射昉固辭仍加中書侍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為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免帝嘉納之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藉田禮方畢乃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為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實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為辭斯為得體帝然之會邊警益急

詔文武羣臣各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已  
修好弭兵息民為言時論稱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  
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三年夏旱蝗既雨時昉與  
張齊賢賈黃中李沆同居宰輔以燮理非材上表待罪  
帝不之罪四年昉以私門連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  
遣齊賢等諭旨復起視事後數月罷為右僕射先是帝  
召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  
陰陽乖戾不能決意引退俾居百僚師長之任何以示

勸帝覽奏乃令罷守本官晉侍中明年昉年七十以特  
進司空致仕朝會宴樂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加厚  
馬至道元年正月望帝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  
御罇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帝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  
巷省署以諭近臣令拓為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臣昏  
闇猜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經營繕其暇及乎昉  
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  
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帝曰勤政憂

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爾因顧  
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  
其今日所享如此可為善人君子矣二年陪祀南郊禮  
畢入賀因拜舞仆地臺史掖之以出臥疾數日薨年七  
十二贈司徒謚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  
循謹無赫赫稱為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  
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  
佖及昉罷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

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必曰我為廷尉日李公  
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所居有園  
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  
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  
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  
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  
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  
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昉素與盧

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帝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帝由此益重昉昉居中書曰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  
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初超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為子故昉

出繼於超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贈其祖  
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超太子太師謝氏  
鄭國太夫人昉素病心悸數歲一發發必彌年而後愈  
蓋典誥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所致及居相位益加憂

畏按長編載昉卒後太宗謂近臣曰昉本以文章進用  
及居相位自知才微任重無所彌綸但憂愧而已

子四人宗納宗誨宗諤宗諒宗誨右贊善大夫宗諒主

賓客員外郎

宗訥字大辨以蔭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代謁吏部

銓擬援秘書省正字帝命擢國子監丞蓋帝居藩邸時  
每有篇詠令昉屬和前後數百章皆宗訥繕寫帝愛其  
楷麗問知為宗訥所書故有是命雍熙初昉在相位帝  
欲命宗納為尚書郎昉懇辭以為非承平故事止改秘  
書丞歷太常博士宗訥頗習典禮淳化中呂端掌禮院  
引宗訥同判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卒年五十五子  
昭廻召試賜進士第昭遜太子中舍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

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秘書郎集賢校理同  
修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馬不得  
入禁門至是皆因宗諤之請復之遂為故事真宗即位  
拜起居舍人預重修太祖實錄從幸大名遷知制誥判  
集賢院景德二年召為翰林學士是秋將郊命判太常  
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其器  
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濫者五  
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事具樂

畧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自是月再肄習馬屬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詔宗諤為館伴使自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土命為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帝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敷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為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

朝制度明日上之宗諤究心典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五年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羣從及歿而已子有未仕者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惟恐

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宗諤工隸書嘗預修續通典  
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  
於世子昭通昭述昭適

昭述字仲祖以父蔭為秘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賜  
進士出身為刑部詳覆官累遷秘書丞羣牧制置使曹  
利用薦為判官鄆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昭述悉  
復之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開  
封推官坐嘗被曹利用薦出知常州遷為三司度支判

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謹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為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搆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為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鸞非公無噍類矣河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隄為名調兵農八萬逾旬而就初六符過之真以為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訛詘昭述

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宣撫使表其能除  
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為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  
使河北始置四路以為真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大  
水民多流亡藉僧舍積粟為粥糜活飢民數萬計改龍  
圖閣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言昭述庸懦不可負重鎮  
留真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  
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復領三班累遷尚書  
右丞卒贈禮部尚書諡恪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

世不異爨至昭述稍自豐殖為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  
墮

昭邁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幼時楊  
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  
木非虛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賢院校  
理坐失誤落秩未幾復為鹽鐵判官初議罷天下職田  
及公使錢昭邁以為不可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已請  
詰所以興利之實昭邁爭不屈遂罷判官為白波發運

使因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諭罷職田等事卿言是也  
遷直史館知陝州諫官歐陽修言陝府關中要地昭邁  
無治劇才不宜遣改判三司理政司徒度支判官使契  
丹還道除陝州轉運使坐家僮盜遼人銀酒盃降知澤  
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苦其役為奏罷鑄  
錢又言河東鐵錢真偽淆雜不可不革後復直史館知  
陝州城中舊無井唐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  
水入城衆賴其利昭邁至立廟祠之累遷尚書工部郎

中擢天章閣待制滄州用諫官吳及言復改知陝州  
徙鄭州卒昭邁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竒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  
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  
昇州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  
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右拾  
遺五年親拜左輔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  
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躑躅之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

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遷都

官郎中入為翰林學士

按宋史宰輔表太平興國八年載十一月壬申呂蒙正自翰林

學士都官員外郎參知政事宰輔編年錄亦載蒙正自翰林學士都官員外郎惟除呂大穆公神道碑所載與宋史本傳同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帝謂之曰凡士未達

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

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

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

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

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詰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為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

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  
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惟陰譴乞以臣釋  
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朝  
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  
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  
服淳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  
為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  
因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來征伐蓋為民除暴苟好功

黷武則天下之人燭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  
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  
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  
歸自致安靜帝韙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帝語之曰五  
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  
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  
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  
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

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  
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  
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諫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  
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  
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其人可使餘  
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  
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  
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

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樂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追感

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

按呂文穆公神道碑作出

私錢三百萬助復土之費 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為得大臣體咸平四

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

者惟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

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徐

按宋文本傳封蔡國公改封隨又封許考東都事

畧作封萊國公改封徐又封許真宗本紀咸平六年以呂蒙正為太子太師萊國公又呂文穆公神道碑載改

太子太師仍封萊國公以告成泰山進封  
徐祠后土又進封許國本傳誤今據改 又封許景德

二年表請歸洛陛辭日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陞  
殿固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  
姓為念帝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簡奉禮郎蒙  
正至洛有園亭花木自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  
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帝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  
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帝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  
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

也夷簡由是見知於帝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  
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  
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今與諸  
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  
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國之命甫下而卒按宋史真  
宗本紀大  
中祥符四年三月甲申幸呂蒙正  
第夏四月丁卯許國公呂蒙正薨年六十八贈中書令  
諡曰文穆蒙正初為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  
帝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

爾帝命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  
為絳州團練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  
賊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帝數遣中貴人將命至  
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子從簡再為  
國子博士惟簡太子中舍承簡司門員外郎行簡比部

員外郎務簡亦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

善大夫

按富文忠公弼所撰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載  
男十人從簡駕部員外郎知簡大理寺丞惟簡

庫部郎中承簡虞部郎中行簡比部郎中次未名次易  
簡奉禮部郎務簡光祿少卿居簡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

部侍郎師簡司農少卿與宋史本傳所載官職人數俱不同蒙正弟蒙休咸平進士

至殿中丞龜圖弟龜祥殿中丞知壽州子蒙亨舉進士  
高等既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歷下蔡武平主  
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政事俱優命為  
光祿寺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巽虞部員外郎蒙周  
淳化進士及第蒙亨子即夷簡也次子宗簡亦進士及  
第慶曆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  
死竦言於帝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

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發人之墓  
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  
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  
事乃白居易長者其行事多類此徐州妖人孔直溫挾  
左道誘軍士為變或詣轉運使告不受詞居簡令易其  
牒盡捕究黨與貸誣誤者請于朝斬直溫等濮州復叛  
都民驚潰居簡馳往獲首惡誅之以兵部侍郎判西京  
御史臺卒年七十二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  
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  
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  
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  
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帝  
怒令武士拽出之按東都事畧作太祖賜束帛而遣之  
邵氏開見錄所載與事畧同王曾筆  
錄所載與宋史本傳同  
名臣言行錄兩引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得一  
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太宗

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帝不悅一榜盡  
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鞠劫盜  
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遞  
舖夫數千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四年  
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  
州事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車駕北  
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以幽燕未下不及為慮  
今河東初平人心未固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

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  
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  
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務農積  
穀以實邊用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以德懷  
遠以惠刑民遠人之歸可立而待六年為江南西路轉  
運副使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至官詢知饒信虔州土  
產銅鐵鉛錫之所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  
以為定式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

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  
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  
力言於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屢問不實則罪  
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為減大半先是江南  
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  
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  
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  
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

二升名為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為此輩  
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  
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  
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民皆樂業搜索驚擾不  
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  
思之不忘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  
密院事雍正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征代州楊業  
戰沒帝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

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薄城下神  
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  
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  
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  
何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為遼  
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并得密詔東師敗  
績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是遼兵  
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

室中夜發兵二百名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若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實里一人斬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贊端拱元年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兵所敗

二年制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  
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叅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  
每入謁禁中帝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  
搢紳榮之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庾欲求補外貽  
業與參政李沆有媼姪託之以請於沆沆為請於齊賢  
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  
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

沆獨任其責四年罷為尚書左丞命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未幾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果尋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時閣門祇候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為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於法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按宋史宰輔表咸平元年十月戊子張齊賢自守戶部尚書知安州加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實錄載真宗即位遷戶部尚書  
書拜兵部尚書平章事宋史本傳不載遷戶部尚書嘗

從容為帝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郊祀加門下  
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  
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源等州軍安撫經畧使  
以右司諫梁顥為之副齊賢言靈武一郡援隔勢孤繼  
遷覬覦若以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啗以官  
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蕃部旗帳  
靡不傾心不難招集互為聲援又請調江淮荆湘丁

壯八萬以益防禦朝議以為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齊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自繼遷為患以來危困彌甚為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兩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闕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

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不行改判  
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  
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給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  
上訴其事帝不欲寘於理命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  
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  
中舍宗誨教柴氏為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  
誨貶海州別駕按寶錄載故相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家甚富惟吉有子安上安民柴素與之不協既寡又盡蓄其祖父金帛計直三萬緡并書籍給告以謀改適齊賢定娶之自京兆遣牙吏約車來

迎行有日矣安上詣東府訴其事府以聞帝不欲寘於  
理命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置對與安上狀謬異  
帝不得已下其事於御史臺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  
教柴氏為詞遂驗問柴氏之戚獲發其瘞藏得金具二  
萬計齊賢坐責云云  
較宋史本傳特詳 景德初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帝

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疏言  
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為繼遷并吞數年之間終為  
吞噬今其子德明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  
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  
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三年出判

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歸洛陽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定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齊賢諸子皆能自立宗信內殿崇班宗禮大理寺丞宗諒殿中丞宗簡閣門祇候宗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居田里

按實錄齊賢傳子宗信宗誨宗禮宗亮宗

簡宗  
約

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緯之書無不通究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遷至太子中舍貶海州別駕嘗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羣僚皆駭動宗誨將郡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勾院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公劾其嗜酒廢事及為河北轉運使乃發汾居喪假官舟賈販朝論惡之會以調發擾民徙知徐州累遷太常少卿後為永興軍兵

馬鈐轄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沒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為亂矣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併力守禦之敵自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復徙永興鈐轄兼知邠州以秘書監致仕初齊賢守代州宗誨嘗預計畫其保任親族不問疎近以年為先後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於卒子二人

子臯字叔謨少有才名而不自負人樂與之游最善尹  
洙洙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臯也舉  
進士試秘書郎知新鄭縣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子  
憲字彥章以蔭將作監主簿以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  
遷尚書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作  
亂子憲招降之征税重人多逋負子憲奏除之歷知洪  
州廬州遷秘書監累職徙揚州卒

賈黃中字媧氏滄州南皮水唐相耽四世孫父玘字仲

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太祖即位為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玘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葬鄉黨羣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玘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

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黃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嶺南平以黃中為採訪使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為盜黃中出已俸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仍設法弭盜悉解去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為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

即表上之帝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  
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五年召歸闕有薦黃中  
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  
白呂蒙正等同知貢舉選司封郎中充翰林學士雍熙  
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選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  
兼史館修撰凡再典貢部多簡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  
精當淳化二年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太宗召  
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賜之

頌賜甚厚黃中素重呂端為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帝因留為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慎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決四年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辭曰帝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帝因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

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至道初黃中遘疾詔令歸闕會建儲宮擇大臣有德望者為賓友黃中在選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兼賓客黃中亦特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秘書監黃中素嗜文籍既居內閣甚以為慰二年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帝言贈禮部尚書帝謂其母曰勿以諸孫為念朕常不忘也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

臺閣故事談論疊疊聽者亡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帝益重之以為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不之許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為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納右贊善大夫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